

小 引

建筑是艺术世界上最庞大、最引人注目的一员，它不仅是人类抵御风雨烈日的实用生活设施，而且是他们表达思想意念的重要手段。建筑又因其社会性和耐久性而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它如实地记录了人类文明发展的脚步。因此，法国大文豪雨果将古建筑称之为“石头写成的历史”，是人类社会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进步的缩影。的确，在世界的各个角落，有相当多的古代文明因为凝聚在建筑上而得以保留到现

在。那些留存至今的著名古建筑，反映了特定的地区和国家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反映了各自的民族文化特色，它们集中了当时全社会的智慧和劳动，是人类改造世界实践活动所留下的光灿灿的里程碑。

地球上形形色色的古建筑中，人们按其所在位置和外部形式特征，将它们大致分成两大类：一类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地区建筑；另一类是以欧洲和地中海沿岸非洲国家，以及西亚等国为代表的西方建筑。近年来，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和国际旅游活动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多地发现，中国建筑和西方建筑，无论在形象内涵，还是在风神情调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中国传统建筑，从最高等级的皇宫坛庙到寻常百姓家的小小民居；从显赫一时的名山大刹到偏居一隅的隐士茅庐，绝大多数是以木构框架为主要承重体系，并带有复杂多变屋顶形式的群体建筑。它不突出某一建筑的单体，而是以建筑的组合排列，以实体和空间的互相搭配取胜，从而形成了庭院错落、横向铺开，层层扩展的典型风貌。西方古典建筑正与此相反，从纪元前地中海沿岸的希腊式、罗马式到中世纪席卷欧洲的歌德式；从拜占庭风格到北非、中东的伊斯兰建筑，均以砖或石作为建筑的承重传力结构，它们虽然在形式上亦因地区、民族或宗教的不同而现出极为多样的差异，但总体上看，都是以构图严密的

单体建筑作为中心，并且常常在垂直方向加以扩展和强化，以高耸的穹窿，钟楼和尖塔等来渲染其艺术特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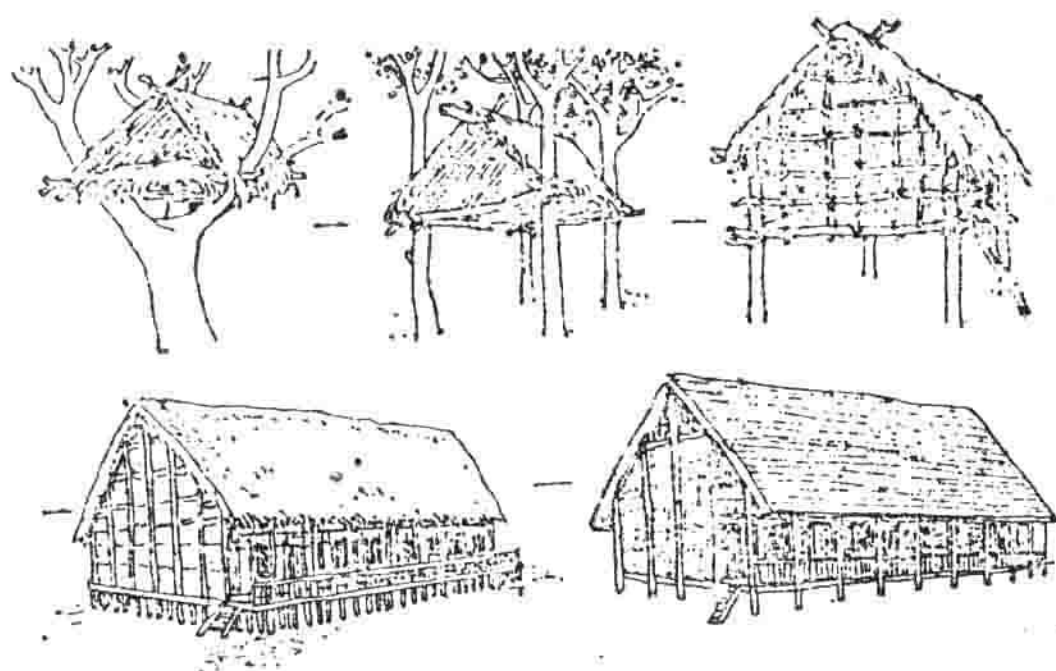
建筑的地区性差异着实引起了不少艺术史家的兴趣。他们一直在探究：为什么东方建筑与西方建筑会出现如此明显的不同风貌。有些学者从客观物质条件和经济状况等方面去寻找原因。他们认为，建筑的形式和当地的物产，地理气候条件以及经济发展的水平密切相关。与一般的绘画、雕塑艺术不同，建筑艺术具有较强的社会性。首先，它是大量性的物质产品，在地球上各个角落的人们都要盖房子，因而必然以本地最多的建筑材料来修建，为了更好地满足实用，其屋顶、墙身的形式往往取决于当地的气候条件。如北方寒冷地区，墙身一般厚重；多雪地区其建筑屋顶的坡度往往造得很陡，以使积雪下滑，减轻屋顶的荷重。其次，房屋的建造需要较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所以建筑的发展和其风格的形成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为后盾。同时，建筑艺术还经常受到材料加工，结构工程等科学技术水平的制约，这些最终也归结到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上。这种看法在比较建筑史研究上曾经获得过许多人的赞同，有人名之为环境或经济决定论。

但是，只从环境和经济角度来看中西建筑的差异，常常不能自圆其说。譬如，同样是高纬度的产木材地区，北欧的民居与中国东北的就很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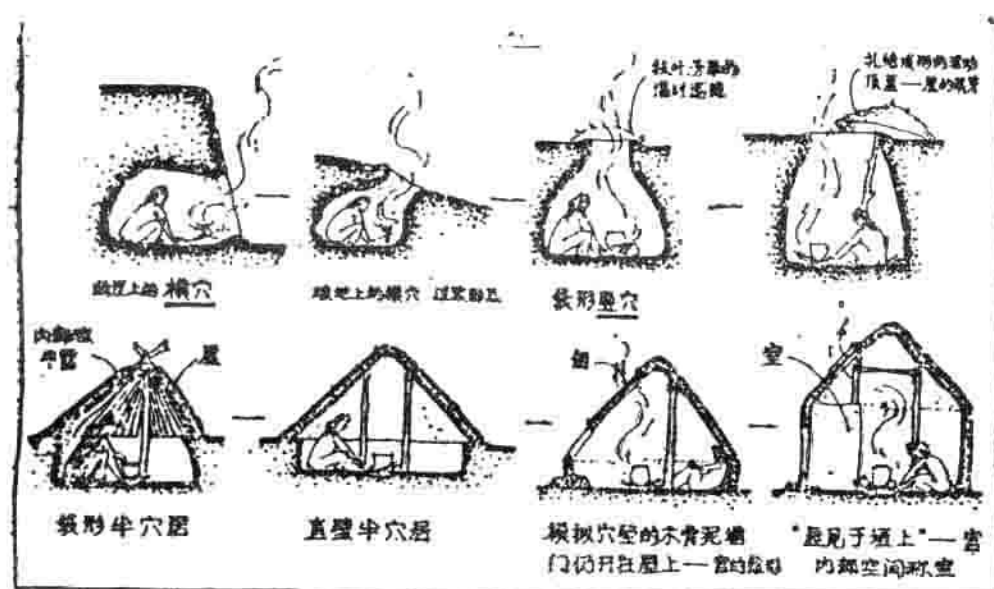
一样。同时，人们还发现中西建筑所表现出的差异，在其它艺术门类中也同样存在，它们风格的形成每每与各自的文化传统相关。有人因此而提出，作为深层文化的群体心态，诸如伦理思想、审美趣味、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宗教感情、民族性格等等，在建筑艺术特性的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这样，他们主张，应从文化心理结构上来探究建筑艺术的差异性，这便是所谓的文化决定论。

近年来，随着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深入，人们对史前原始建筑有了更多的了解，要是将中西原始建筑放在一起进行比较，我们发现，在长期的蒙昧和野蛮时期，先民们所创造的建筑形式是基本相似的。为了躲避风雨，为了防御野兽，他们以简陋的生产工具，利用天然的石块、树枝来进行最原始的营造活动。这些史前建筑功能单一，基本上受环境条件的支配。归总起来，它们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干燥寒冷地区的洞穴式，即利用山洞高地稍加改造遮掩的自然洞穴及以后发展起来的半穴居式。另一种是温暖多水地区的巢居式，即模仿鸟窝在大树上搭建窝棚，以及由此发展而来的利用木材作支柱，枝条藤蔓作覆盖的庇护所。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有关这两种形式建筑的记载是不少的。如《易·系辞》中就说：“上古穴居而野处”。《礼记·礼运》也说：“昔先王



巢居建筑发展示意图



穴居建筑发展示意图

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我国史前人类“建筑”的遗址——从北京周口店的原始洞穴到西安半坡村的半穴居，便是第一种形式的缓慢发展。而浙江余姚河姆渡的原始木构建筑则是南方巢居式建筑的发展。欧洲史前穴居遗址发现很多，不少还在洞壁上发现了原始的绘画艺

术。据考证，在史前冰河时期，欧洲大部分地区非常寒冷，原始人唯有深居洞穴，才能躲过大自然的灾难，冰河时期过去后，又留下了大大小小的湖泊，为了捕鱼的方便，他们又用“筑巢”的方法在滨河浅滩上搭建房屋。据考古发掘，在瑞士苏黎世湖和波兰的斯康平湖沿岸淤泥中有大量原始建筑的木桩，均是用整个树杆打入淤泥中，再在桩上跨水营建茅屋。这些被恩格斯称之为“作为艺术的建筑术萌芽”的原始房屋和中国的史前建筑是那么的接近，似乎看不出有什么中西之分。

由上面例子，可以看出原始先民思想结构的单纯和朴素，它们创造这些建筑的目的是单一的，是为了满足最基本的生活要求，还谈不上什么思想内涵。再加上生产力的低下，一般都用易采伐的木材、枝条，茅草来构筑，其形式也就很相似。即便是那些反映原始先民最初宗教意识的上古纪念建筑，也只是以巨石作些简单的结构组合。从现有的考古资料看，在世界各地发现过多处巨石结构，尽管石块有大小，搁置方式也不完全一样，但其所现出的粗犷、笨重的风貌倒是基本相似的，分不出很多形式上的差别。

一直要到原始社会末期，特别是进入了阶级社会之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文字的使用，思想的活跃，中西建筑才开始形成各自的特点。

“商人四阿重屋”，据记载，商代已出现四坡顶

重檐的木结构宫室，在一些出土的青铜器上，也发现了最初木构房屋上斗拱的图案。可见，此时中国木构架建筑的特征已初见端倪。西方建筑风格的形成也差不多在此同时。公元前四千年左右，埃及原始社会开始解体，进入了王国前期，当时统一埃及的第一王朝的皇帝宰特，开始在首都孟斐斯营建宫殿，从残留下来的碑刻碎片看，这些宫殿已经注意到装饰和坚固，规模也大，但它们还是用木材造的，并在檐头饰有芦苇编成的饰物，还是留下了炎热地区“巢居”的不少遗意。而再过了一千多年，到古王国时期，在奴隶制的加强和中央专制制度最后形成后，埃及法老（即国王）才用石头来建造宫殿和陵墓，著名的金字塔就是这一时期的建筑遗迹。西方建筑稳重高大的砖石结构风貌才逐渐开始形成。

从上述建筑形式最初的演变来看，在引起中西建筑风格殊异的众多原因之中，人们必然要考虑到文化和精神方面的因素。当然，我们不应该，也不能否认地理、气候、物产等客观条件的巨大影响。在生产力比较低下，技术较原始的古代，这些环境条件必然明显左右着建筑的风貌。特别是在那些实用功能较强的一般建筑（例如住宅）中，环境和物产的影响常常占着主导地位。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一情况在今日的民居等实用性建筑类别仍然是多少存在着。其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对建筑的规模、形象也有明显的制约作

用。造房子需要花费较多的物质材料和劳动力，经济状况的好坏直接关连着营造活动的水平，所以，服务于奴隶主的宫殿、陵墓要远比原始部落首领聚会或祭祀的“大屋”要宏大、富丽得多。

然而要是想弄清楚：为什么古埃及人要逐渐用石块来代替木材造宫殿？为什么他们要花费那么多劳动力来建筑金字塔？为什么中国商代人要在屋顶上再加一个屋顶？为什么中国的木构架建筑体系一直要沿用到十九世纪末叶？……恐怕就一定要从传统文化方面去寻找原因。

文化是一个多元、开放的概念，它泛指人类的行为模式，除了艺术、宗教、政治等广为人接受的模式外，还包括一般的经济生活，社会和家庭生活的模式。在古代漫长而又缓慢的发展中，不同地区的人们在各自的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了不同的民族审美趣味、宗教态度、自然感情、心理气质和价值观念等文化意识，并一点点沉积到生理——心理机制上面，而成为独特的文化结构。在这一心理——文化结构的形成过程中，那里的环境条件，经济状况也产生了各自的积极作用。但是，特定的文化观念一旦形成，就会对建筑产生一个深远持久的影响，从而使得中西方的建筑艺术在各自文化的轨道中向前发展，形成了殊异的面貌。

这里奉上的一册小书意欲从传统文化入手，通过一些著名古典建筑的介绍，来剖析中西建筑

艺术的不同和这些差异形成之原因。对于“西方建筑”范围的划分，本书与一般的建筑史稍有不同。按某些西方建筑史家的分类法，将东亚建筑（主要包括中国、日本、朝鲜和越南等），南亚建筑（指印度次大陆建筑）以及西亚建筑（主要指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建筑）称之为东方建筑的三大类型，而将古希腊、古罗马，以及中世纪的哥特式建筑称之为西方古建筑的三大类型。这种以欧洲为地理本位的划分显然不能适应本书立足于中国，进行比较阐述的需要。“东”与“西”本来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本书以建筑的形象特征为基点，将古希腊、古罗马，以及北非、西亚的建筑统称为西方建筑，有时也包括印度的著名古建筑。实际上，纪元前的北非、西亚建筑与古希腊、罗马建筑本来就是一个大系统的三条分枝；而在公元六世纪后掘起的伊斯兰建筑又直接受到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建筑的影响，并在很长时期内对西班牙等欧洲地中海沿岸国家产生过重要影响。印度建筑亦属于砖石结构系统，由于它与西亚邻接，十一世纪初起又逐渐被回教征服，成为伊斯兰国家，有不少古典建筑继承了西亚的风格。这样，本书所介绍的西方建筑就有一个相当广博的地域宽度，有着丰富多样的地方风格。

另外，中国与西方上述国家的社会发展进程也很不相同，就大多数欧洲国家来说，它们的奴隶制社会一直延续到公元五世纪西罗马帝国的灭

亡。而中世纪封建社会到十四、十五世纪又渐渐解体，前后只不过一千年时间。中国情况正好与此相反，公元前三、四世纪时，奴隶社会便逐渐向封建社会过渡，从此便稳定了二千多年。也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上袭下连的大一统封建社会的建筑文化。其主要代表作品和留存建筑遗迹又多集中在汉、唐以后。因此，中西建筑比较就不能按时间进程，也不能按社会发展水准来对应的进行。本书主要选取能反映一定思想文化，类别相近的一些实例或者建筑文化活动来作相当的分析比较。

为了使读者对中西建筑艺术的同异有一个完整的印象，在分类阐述之前，有必要先从总体文化上来分析中西建筑艺术的各自特征。

第

一

章

从形象到内涵

——中西建筑艺术总体特征之差异

建筑作为一种社会性很强的特殊造型艺术，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人们一开始往往很直观地从它们的立面形式和平面组合上来感受它、认识它，也正是在这些形象特征方面，中西建筑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在引言中，我们已经初步地将它们进行了归纳，这一章中，我们要围绕着中西建筑艺术不同的形式特征，试着做一些深层的开掘，归纳出几个较带普遍性的问题，并从思想文化上去找一找这些差异形成的主要原因。

（一）剧烈变革和稳定渐进

如果要用简明扼要的话语来点明中西建筑文化的主要特点，那末，许多艺术史家似乎都会选择“变革”和“稳定”这一组意义相对的词汇。的确，“变革”确切地描绘出西方古代建筑发展的轨迹，从纪元前古老的埃及建筑，两河流域建筑，稍后的古希腊、古罗马建筑一直到公元后罗马帝国和中世纪基督教建筑，“变革”一直是西方建筑文化的主调。尽管这些建筑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继承和借鉴关系，但似乎“遗传因子”的同一性变成“隐性”的了，建筑形象反映出较为明显的差异性，现出多样变化的风格。就是在同一时期之内，各种不同用途的建筑也各具特色，给人们留下的是琳琅满目、十分丰富的艺术形象。

中国古代建筑和古老的中华文化差不多是同步发端和发展的，有着极悠久的历史，极稳定的系统。对此，已故的建筑界前辈梁思成教授在《我国伟大的建筑传统与遗产》一文中，曾有过精辟的论述：

历史上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产生了它自己的建筑，随着这文化而兴盛衰亡。世界上

现有的文化中，除去我们的邻邦印度的文化可算是约略同时诞生的弟兄外，中华民族的文化是最古老、最长寿的，我们的建筑同样也是最古老、最长寿的体系。在历史上，其它与中华文化约略同时，或先或后形成的文化，如埃及、巴比伦，稍后一点的古波斯、古希腊，以及更晚的古罗马，都已成为历史陈迹，而我们的中华文化则血脉相承，蓬勃地滋长发展，四千余年，一气呵成。

的确，讲到中国建筑文化的稳定性，在世界艺术史上恐怕找不到与之相匹敌的第二家。它与变化多端、风格各异的西方建筑文化，正好是一个鲜明的对比。当然，中国古建系统的稳定，是相对于西方文化而言的。从根本上来说，任何文化都是在滚滚的历史长河中发展和壮大的，绝对恒定不变的艺术是没有生命的。因此，中国建筑艺术也同样存在着对外部建筑文化的吸收，也存在着内部的变革和发展，只不过这种发展是有序的，承上启下的渐进，而不象西方建筑那样，常常表现为大起大落的剧烈变革。

△ 金字塔之变

提起西方文明，人们都会想起近东地中海西岸的古国，美国著名史学家海斯说：“在近东，在尼罗河流域，在幼发拉底河流域，在克里地岛和爱琴海诸岛屿，我们都找到了丰富文化的摇

篮。”从建筑艺术看，这些早期的西方文明似乎已经在寻求着变化和改革。

宏大、稳定的金字塔堪称人类改造世界的最古老的里程碑，对于现代人来说，它可说是妇孺皆知的建筑奇迹了。文化史家常说，古代埃及是西方最早的艺术宝库，那么，金字塔便是这座宝库中的一颗硕大的钻石。然而，你可知道，金字塔简单而鲜明的形式并不是一开始就具有的，而是经由从模仿到创造，渐进变化，最后才定型的。

古埃及人迷信灵魂不灭，认为人死之后灵魂永存，但它们仍然要寄宿在肉体中，因此，埃及人对尸体的防腐保护就特别重视，许多留存到今天的木乃伊就是他们的杰作。与此相配合，也使陵墓建筑成为埃及古代建筑中的第一主角，特别是法老和贵族的陵墓，建得十分精美和考究。一开始，陵墓是用土坯造的，其外形大都模仿人所居住的住宅和宫殿，这种土台式的陵墓叫玛斯塔巴。后来，埃及人认为土坯不够坚固，而坚硬的石材“更适合灵魂永恒地居住，”于是法老们便从上埃及的谷地运来石块，建造地下的墓室，地上部分也改用砖造，但形制仍然和住宅相仿，内部分隔出许多房间，里边放着死者生前享用的物品和器具，墙上刻画着服侍他的奴隶，以及冥国的种种景象。

一般说来，自然界的山峦高大挺拔，历千万



(1)



(2)



(3)



(4)

(1) 昭赛尔金字塔
塔身呈阶梯形

(2) 麦登金字塔
塔身呈高台形
下部斜度为 51°

(3) 达舒尔金字塔
塔身呈折线形
下部斜度为 43°

(4) 胡夫金字塔
塔身呈方锥形，
斜度为 $51^{\circ}52'$

金字塔的演变

年而不变，常常被人们视作为坚固、永恒的象征而受到崇敬。古埃及人亦是如此，在陵墓的设计中，他们渐渐舍弃了对生人住宅宫殿的模仿，而将层层向上的山的形体赋予了需要永久保存的陵体。在古王国前期的第一王朝，有个叫阿兹·伊勃的皇帝修建了一个很大的墓，这个在萨卡拉发掘的陵墓平面为矩形，南、北、西三面用砖砌成阶梯形，层层向上，而东边却是如悬崖般的立壁。并有大台阶通向上下两个墓穴，在砖砌成

的小丘顶上，造着他自己宫殿形状的小型“玛斯塔巴”。据专家们分析，这一陵墓的形制似乎是想塑造出上埃及尼罗河峡谷的地貌，因此一面是笔直的陡壁，它是陵墓等纪念建筑风格摆脱居住房屋形式，向上发展的开始。

到了第三王朝，法老们的陵墓造得更加坚固和高大了，萨卡拉附近昭赛尔皇帝的金字塔便是这时期法老陵墓的典型。

昭赛尔金字塔位于萨卡拉村外沙漠中的高地上，外形是六层阶梯式，高约60米，平面和阿兹·伊勃陵墓一样，为矩形，长边126米，短边106米，整个塔身用白色石灰岩筑成，在红黄色的沙漠衬托下，艺术效果极为强烈。塔的四周围用高墙围起个大院子，院内建有崇拜皇帝的庙宇和一些高官贵族的坟墓，围墙上共有15个门，但其中14个是假门，仅东南角一个可供人行。走进这个入口，便是一狭长过道，两侧一个接一个排着密密的壁龛，造成深幻莫测的效果，走进黑暗过道，钻出门来，高耸的金字塔赫然矗立在面前，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令人肃然膜拜。

昭赛尔金字塔气势恢宏，它显然是对以前陵墓的发展，但风格上已有所改变：取消了顶上的玛斯塔巴小建筑，使陵体更加突出。其造型亦愈加简洁，趋向于单纯的方锥体，但是还保留了大笔触的水平横向分层，是早期法老陵墓到成熟金字塔之间的一个过渡。

从阶梯形金字塔到方锥形金字塔的转变和完善，还不是立时完成的。一直到第四王朝，金字塔才最终走完了它进化的道路，确立了最简洁、最醒目、最有感染力的方锥体形制，那高耸入云，坚如磐石的稳固造型是永恒的最好象征。

埃及是尼罗河的女儿，连埃及的土壤，也是尼罗河带来的，由于河水的定期泛滥，河谷和冲积平原缺少可建筑的木材，（早期建造皇宫的木料均是由叙利亚一带运来的）所以埃及普通百姓用取之不尽的泥土和芦苇等茅草来建房屋，而巨大的石材则要从七、八百公里以外的上埃及山谷中采来，因此促使金字塔演变的原因显然不是物产等物质条件。埃及人对标准几何形体的认识应归功于尼罗河水利灌溉工程的发展。古代埃及农业较为发达，其所依赖的便是河西岸30~50公里宽的河滩地，每年洪水退去之后，滩地面貌全非，需要重新丈量面积，开沟排水和兴建灌溉设施，这年复一年的实践活动培养了埃及人丰富的几何知识，据说后来希腊欧几里德写《几何原理》便参考了古埃及有关的典籍，在各种平面中，三角形是最稳固的，而四个三角形组成的锥体又是立体几何中最稳固的，这一科学知识多少影响了埃及人对金字塔形制的最后选定。再加上对陵墓建筑坚固和永久性的执着追求，金字塔——这一人类所拥有的不朽巨作终于被创造出来了。

也许是出于对高台建筑稳定性的考虑，在世